

42
35
42

準貴

漢通西南夷
武帝擊朝鮮

淮南謀反
武帝惑神怪

巫史益之禍

燕益謀逆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西越

留

漢通西南夷

漢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三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

及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

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

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

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

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

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

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

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

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從巴蜀徭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
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
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捷為郡發
巴蜀卒治道自螻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
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
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論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
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
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
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

便及副使王然干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
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
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
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阻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
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
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
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

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以手點物為指便 出求路指身 喜而行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為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為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駝出再出徙出邛犍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開氏徠南方渠犍留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羗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為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三年秋上將討昆明

五天天的對子等 第九級 也漢記至此始免後後

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遂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犍侯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巂郡犍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元封二年 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
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
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
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
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
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
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徠各以地此給物郡吏
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
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唐書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
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皆給毋乏而已
不敢言擅賦法矣

元封二年定南地地為南越郡林
檜南夷其日南交址珠厓等郡
西南夷之為郡者皆在越之南
及世遠志南夷傳均置為
後益州郡凡十七

檜為地高峻於江山益州

六年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檜地接以前通大夏成遣使
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恩為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
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
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檜為地高峻於江山益州
益州分更及當其不日計之
檜發積勇固守未之改謂之
失節

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度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
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犇命往擊六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繡其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
兵擊之辟胡不進繡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土
賊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鉤町侯毋波南夷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
以為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
實、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
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悲即自殺、吏奉
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今呂后母之而幸其母、真定後
封長為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特
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
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
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六兄
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稱鐵、辟陽侯令
從者魏敬到之、馳走關、內、謂、罪、定、其、志、為、親、救

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
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素盞諫曰
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作法、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白置
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入、擅、刑、殺、不、事、及、爵、人、至、關、內、侯
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
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曲、居以為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
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
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閭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
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敖與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
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

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
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
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
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
死縣傳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
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柰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
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
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

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無道天下孰不知其

臯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玉死之不當今
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
其父哉白公勝所謂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
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廢
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于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
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割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
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

阜陵侯安為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 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

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淮南以故得完事見七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

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輒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

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

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

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母朝

五年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

術之士數千人其群臣實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

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

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

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即中雷被獲罪於太子

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

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

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

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

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頽色和遂不發公卿奏

安壅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

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耻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

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

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
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譜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
立其弟。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
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
都人枚赫陳喜作輶市。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
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
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
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
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召中
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

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擊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
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
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
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
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
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
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
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
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
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
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

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

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內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

未至十二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
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
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
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
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
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
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軺車
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
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
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
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

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
桀等死者數萬人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初居故居敦煌祁連
間為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
為飲器餘眾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
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
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
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道譯抵康居傳致大
月氏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
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其父逃歸上拜騫為太中大夫其父為秦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于賓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南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

大宛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
不食得國取多也其馬皆汗血
性馴皆汗血國乃不食于西以汗血
者汗後肩膊出如血者能一日千里

師古宜循也徑直也徑蜀
向大夏其道直

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罽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百矣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路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為然

譯傳謂之通語也遠方人言語
不同更難九譯乃能通於中國

張騫傳曰張騫文雖地非本大月氏同在敦煌神同也國也大月氏改號難與有集其地而大月氏亦包所破而歸于塞王而存中國與莫報文然而後大月氏國當為烏孫國家欲誘之復歸也

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亦異俗亦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為節副而各持節也使道可便道有便者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兄弟天子意指曉之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所

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為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王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

匈奴以信使視西域諸國故以名官

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賁危須尉黎閭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乘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不為使使遠近名多利少分前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其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

詩

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以貧物自用口口物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

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考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與郡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

駐留即吞吞力吐極以種樹
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而歸天子聞而憐

之間歲遣使者以輜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驪潛大益車師杆架蘇離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

見類子也

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
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
焉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
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
與其群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
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
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
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
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

等言死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
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為然
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
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死期至貳師城
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
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
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
眾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
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

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
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
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
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
烏孫輪臺身苦漢使為外國笑乃案言死尤不便者鄧
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燉煌者六萬人
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以萬數齎糧兵
弩其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死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
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
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

案其罪之行四

一人執馬校尉人為驢馬校尉

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婿賈人故有市籍父母
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兵及載糶給貳師轉車人
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
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
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
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
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
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
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
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

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

漢書李廣利傳云軍入王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又為詳明

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闐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封趙弟為新時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

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王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為牀蔡善諛使我國之屬虜身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 初扞采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貳師

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真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當主發導負水檐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貴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者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

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者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

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關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者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外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由伊循以鎮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傳介子為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

主評註曰勒古也將戰
陳甘師旅也古之也

大漢之疆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
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
憂為公主妻因娶因娶胡婦子泥靡尚小因娶且死以國
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
號肥王復尚楚王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
次曰大樂 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
奴事見匈奴傳

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
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
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

自烏孫遷以過國皆殺之

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
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
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
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謂惠惠斬之而
還

置和叔

元康元年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
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
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愛克國
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群臣舉可使西域
者前將軍韓增舉上賞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
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

萬年及漢使者奚老國自立為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鮮婁弟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心遣之使當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孫役將與天子從之徵還之

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烏靡

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都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

烏孫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

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

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

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

意昌係翁歸靡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

子烏就屠狂王傷時警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毋

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是歲

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

欲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嫪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
 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
 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
 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
 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
 人馮夫人錦衣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
 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
 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
 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
 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二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

言年老上恩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至京
 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
 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
 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
 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
 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
 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
 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母拜示
 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

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七奔康居依阻其遠以自全

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示止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

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

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

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拜使貴人烏日領詐降

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

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

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

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

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

豫謀希在五年古曰以叔姪情必使希在臣謀欲誅之內曰以誅臣之則於漢為有去非也

聖守臣節異於諸國後以聖守之臣之

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兵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兵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郵支頭縣臺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里委意本其謀殺人昆彌將眾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燕拜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

孫建拜力以備之自烏分立兩昆彌漢用息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鄂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燕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二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更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其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

魏書

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一因大行王恢言匈奴
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
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金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
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
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
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
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
人以天下爲度者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
結和親至今爲臣竊以爲擊之便恢曰不然高帝

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
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
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
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
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
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
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
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
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貪首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

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軍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

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紛紛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讎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漠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

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募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造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

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 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

也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臨畜人主父偃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不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

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
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
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
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
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
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
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
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
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德遂北至
於伐谷果有平城之圍聖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

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于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
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
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
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
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
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高宗御
多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
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
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歲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

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數十百鍾萬府虛漢亦棄上谷之

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夏彘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浞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苦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胡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

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八封青二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中郎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

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二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玉降漢漢封信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其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子以海為家改謂居為行在討

匈奴在右不當戶在左大都尉下左右皆都侯上

自漢者尊禮於天子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視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賂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白次王

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徵

射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

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

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

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

爵上士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二月霍去病為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

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

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復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還為庶人廣軍

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

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金

宗御諱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眾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

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

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

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

與票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

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

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

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拜其眾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甲二萬眾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贖馬民感

呼毒尼為漯陰侯其為大將
漯陰侯為河東太守
戶調銀為常樂侯

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黥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

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
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
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
金城河西漢地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
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
得渾邪土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
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
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
令大將軍青雲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

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
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
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
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
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入馬罷
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輕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
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
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
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
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孟康曰奇隻不傷也也厚曰
數名曰收以奇奇不稱帥也
曰言廣厚其不稱帥也也
是也

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
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
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
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
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
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
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
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器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
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
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
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日餘里不得單于

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賓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
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
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
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
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
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
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
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
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
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後臂善射度不中
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

盡食廣不嘗食土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

匈奴分其國為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右王將居西方上王居西方上王居西方謂之左方謂之右方

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間官及私馬比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三

三十一

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鞞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也愚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又盜乎曰不能

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和侯霍去病薨天子其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 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

通鑑紀事本末

三十一

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
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
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謂之客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驚
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其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
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
其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
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
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其言欲多得漢財物

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
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
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卒而死漢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
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
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
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
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
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丘直雲中右方置酒泉燉煌
郡

大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竄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 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障西北至盧朶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壤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死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

之難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
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身衣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
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
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
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
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當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
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
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
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
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

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
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
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
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
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
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東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
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其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
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
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煨
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
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

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莫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劔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而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曰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友欲即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死王廷漢使者南縣北關朝鮮殺漢使者卽時

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

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
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
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
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
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
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
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
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
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
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

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度廣
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
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
至浚稽山止營舉圍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
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
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
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
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
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
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
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

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
 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
 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
 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
 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
 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
 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
 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
 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
 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
 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

行以黃與日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報大喜
 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
 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
 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
 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
 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
 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
 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
 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片水期至遮虜障者相待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

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奉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仰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殺之力，為死非常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因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癸亥，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遊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

妻子資糧

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太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匈奴于西長左賢王位第五
大將位第五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

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徙鄯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

當時列侯道亦為君侯尊初之也

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
 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
 羊句山陘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
 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
 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
 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
 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
 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屬軍以狗狗要斬東市妻子梟首
 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謀胡亞夫亦避
 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

會郵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攻遂北
 至鄯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鄯居之水
 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
 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眊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
 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
 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
 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漸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
 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
 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
 秋無它材能術學文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名
 廟定社稷曰勳曰言曰勞曰功曰明曰
 等曰德曰言曰勞曰功曰明曰

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軍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

漢時匈奴謂中國為秦人至唐及國則謂中國為漢

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疆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驢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驢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

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天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日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

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丘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輶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來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

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

者過半，親老涕泣。

帝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車衣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

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

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霜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

早凋，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

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

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

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

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

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由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負職陛下

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師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又士卒勞倦一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煩行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喻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蹠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

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太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五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繇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竝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旣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

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膠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膠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檀殺生自恣懼入見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素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

復

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太后恐亂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號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真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寶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

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太后謂
 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
 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
 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
 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
 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
 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
 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邾壯
 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
 獨相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

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區區之越
 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
 安虜賈以為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為萬
 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
 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
 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
 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
 使者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
 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為成侯繆樂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

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
 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
 下離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
 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
 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天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
 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
 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
 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
 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陔破石門控越鋒
 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
 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
 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
 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
 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
 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
 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及越
 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
 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
 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使

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太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隄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金三緡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涇

是五過也受詔不至鬪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御覓侯陽爲印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

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嫫侯東越降將多軍為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具屬直番朝鮮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傷其膏腴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遂謂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百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步何誘論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

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
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
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
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
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
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
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
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
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船往來言尚末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終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
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
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
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
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
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又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
麾下執樓船將軍拜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
拜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
王恢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今執獨左將軍拜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自亡降漢路人

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野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
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
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樂浪臨
屯玄菟皆番四郡封參為漑清侯陰為菽且侯啖為平州
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將軍徵至坐
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
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兒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
禮義田疇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
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
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

無門戶之閉婦人負信不濡其口野飲食以豆部邑
頗放效吏往往以徑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
城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盜稍益漢卒於犯禁寔多至六
十餘條可貴哉仁膏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
之外於孔子慎道不行設浮梓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感神性

漢武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靈却老方見上上
尊之少君言成深澤侯舍人壽二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
編諸侯其妻予人聞其能使物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
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
信爭事之少君言為巧發音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

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
大父識其處一坐書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
丹沙可化爲黃金書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
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
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
齊爲黃金夫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
海上燕齊恠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
太一夕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
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夢王夫人李

少翁以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是鬼於
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及
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畫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
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
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其恠天子識其
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登
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死
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
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
聞其言言與人音象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

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該大先事膠東康王為入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擡只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獨愛乎大曰臣誦非有求人人欲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

上使驗小方則其自相觸擊是時上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

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

千人乘輿兵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

之齋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

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

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土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

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脰后上營夢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其泉從

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其泉宮群臣皆上壽賀秋
上行幸淮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
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
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
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
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
接萬靈明庭明靈者其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
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
宮七十餘人俱上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秋五利將僊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
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
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奔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
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
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
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
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
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恠物與神通

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
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
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
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為封禪告成
禋祫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
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
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
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

其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於博山釋兵須臾
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
天群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
衣冠於東陵采乃還其泉類祠太一 春正月上行幸緱
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
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二百為之奉邑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性奇方者
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
公孫卿持節當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
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群臣又

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
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
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亥如郊
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三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禮異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吐東北肅然山如祭
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
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書有白雲
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書頌功德詔曰朕
以眇身承至重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
神遭天地况施者見其象竹然如有聞表于怪物欲止不

取遂封泰山至于梁父後其禮肅然自此始也

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

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

二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

天子既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

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

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

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

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

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

乃遂去竝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至其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燕桂觀其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更置其泉前殿焚香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壯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置祠具之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去臨勃海

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其至殊延壽春上遂以柏梁災故朝

諸侯受計于其泉其泉作諸侯邸越人男之曰越俗有水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

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至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大液池中有蓬萊方丈

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闕

大漢三年春二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嵩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

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急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禪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禮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每時思爲方士所欺天下

豈有僊人畫妖妄其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恠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
鉤弋宮在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
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
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
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
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
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
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
魁岸被服輕靡上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
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論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

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
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
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
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
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
丞壘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

看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嬌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
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
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

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
且上其臬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閏四月諸

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仇皆坐巫蠱誅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

嫌其材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旦

胥李夫人生子醜皇后太子寵濼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

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

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

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

重好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

太子者乎聞皇后幽太子有不安之意置有之邪可以意

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

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少可乎上每行幸常

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自其最上亦無

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更太子寬厚多所平

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

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

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

臣多黨與故太子舉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

爲據競欲太后太子御名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謀

皇后移曰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怒

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
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
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
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
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作中佯語笑上恠之更
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
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
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
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
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
夢木人數手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懼不平遂苦忽忽

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丞相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
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
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
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
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
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
無莫敢訟其寃者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
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
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
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
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

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拜誅
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
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
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
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
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
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
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
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
臨斬充罵曰趙盾亂乃國王子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
子也又炙胡巫上林東太子使人無其持節夜入未央

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廢車載射士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及蘇文迸走得

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

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

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

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

此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

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

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復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

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

短日相長日梓

二都及三京賦皆謂長安城中
九市謂北曰長安市有九右方二
百七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
東凡四市為市此言市蓋以
東西南北為市也一說四市
為東市西市直市柳市

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
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
如侯持節發長水反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
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驛
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物漢節純赤以
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
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眾至長樂西闕下逢
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
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
奔覆盤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

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
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檀斬之丞相釋仁
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
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
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為任安老吏
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
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
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陀侯諸太
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及法族吏
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
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

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斲自天子造飾、二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高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適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悻悻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

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

也切

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履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贖，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踰闔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拜，遇害。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

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

下聞而悲之

公身居衛尉天下皆
德鎮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瓊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各方遂居湖以卜筮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曰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昭帝

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使告西長孫縱之王孺

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賊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曰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

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三年 物霍光與上官桀相親蓋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可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歲上官安

爲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卒充國爲大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蓋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顯

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曰通謀曰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曰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曰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書墨中不入上謂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無王告其罪

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且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言桀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之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致有桀等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蒞空高閭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

擅權紛亂復踈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
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位而成康不
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裕殺之因廢
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
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
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
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
旣成及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
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
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是及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
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重必成

徵不义令君苦臣皆裝安又謀誘臨幸至而誅之因廢帝而
立傑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何當顧菟邪且用皇
后爲尊一日入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
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
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卧以告諫大夫
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日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
及桀安弘羊外人桀拜宗族悉殺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
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
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
讓旦旦以綬自殺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千餘人天子
加恩赦天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刺王皇后以年少不

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通鑑綱目卷之

卷三

十一

